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杞憂生

杞憂生者，房其姓，別字彩流，會稽諸生也。□歲時，夢人贈楹帖一聯云：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；君王恩重，豪傑身輕。」時羅浮庵中有乩仙，能言過去未來事。生告父，因以質之，得詩判千言，大旨謂：「生前生饒文才而蔭武職，道光時遇賊巷戰，見村女被劫，刃賊負女行，復遇賊，皆死之。女非貞者，賴此全節。行復相遇，了夙因。此子當以名節聞天下，然恐因以為累，神故以聯語戒之。」父因詔之曰：「祖宗來堅持不破色戒者已七世，汝勿以荒淫斬先澤，貽祖德羞。」生應曰：「願誓之城隍神前：非妻妾不同牀第，竭忠貞以報朝廷。」父惡其言易，誠益切，遺命猶以為言。同治癸亥，王師下會稽，生從軍入城。別舍有陳姑者，名杞子，年□四，貌莊心慧，解韻學。父死，母掠，多方護之，相處三月日，以唱酬為樂。姑嘗詠枯枝牡丹云：

不護玉闌干，寧同小草看。
誰知花富貴，風雨不勝寒。

又詠梅聘海棠云：

夫婿前身萼綠華，海棠只合嫁梅花。
心腸鐵梗渾相似，桃李纖□足誇。
生頗意動。

一日，嫗謂生曰：「小姑未嫁，郎君未娶，老身為撮合山可乎？」生卻之曰：「余有聘妻，小姑寧肯下人者？當勸老母女之耳。」翌日，迎母於吳下。至之夕，夢姑垂涕言曰：「儂為君效死，當於□八年後再見矣。」蒼黃詰死狀。謂：「姊掠於徐弁，已久安之。姊再三召，敝弁外出，然後往。至則弁歸，強留之，鎖閉一室。乘間投水死。」生泫然曰：「死矣，豈復有相見期？」姑轉慰之曰：「面是人非，面非人是，猶之未死也。」詰朝往訪，室廬已空。越數日，始得陳姑所寫絕命詞並引云：

春風簾鐵，助我淒涼；冷月篩簾，增人惆悵。擬歎崩城之哭，淚灑無名；閒吟易水之歌，慷當以慨。曾是美人薄命，鑄鐵案於千年；故教女子工愁，裊綺思兮萬縷。縱有生花之管，難罄幽懷；空存煉石之思，終成缺憾。回憶春閨繡罷，秋夜琴餘，滴露研朱，呼耶問字，和煙蘸墨，倩姊聯吟。欣愛日之方長，每臨風而寄興。此樂何極，大難驟臨。方擬殺身成仁，效岳家女子；偏教求死不得，似吳下名賢。猶幸桑梓情敦，燕巢暫托；椿萱健在，虎口偷安。望雲霓者三年，得天日之重睹。方謂紅羊已盡，黃鳥有歸；詎知玉石俱焚，家成萍散。更復烽煙相逼，身類蓬飄，愧無割鼻之明，形容自毀。豈料喪身之計，肘腋生奸，狼子野心，本無忌憚，猴冠加額，益肆咆哮。弱質自憐，慚愧費娥之烈；貞懷自矢，追隨伯姊之魂。嗚呼！地老天荒，畢紅顏於此日；風酸雨泣，埋黃土兮無期！懷往事以茫茫，徒書空而咄咄。聊吟短什，以志悲懷。

紅羊劫運太離奇，任是神仙也不知。
賊至不教同畢命，傷心偏在太平時。
人生難撇是耶娘，蹤跡偏教兩渺茫。
欲報深恩無可報，留將清白慰高堂。
誰家姻戚重金張，生小蓬門只自傷。
怎麼阿耶忝薄宦，不教門第也軒昂。
兩妒韶華不見憐，夭桃含蕊待晴天。
罡風又把花枝折，辜負春光□五年。
清白家風好自持，敢因兒女縱情癡。
康成不少知詩婢，那有深閨碧玉姿？
事到兩難恨不窮，漫將愁緒怨秋風，
□來紈扇渾無用，待□心香祀放翁。
小滴蓬萊已□年，靈根夙慧未全捐。
師雄氣概孤山操，□到梅花不羨仙。
煙雲過眼總成空，人世浮華一夢中。
好把塵心都解脫，敢將人事怨天公？
來時容易去時難，心似江頭□八灘。
欲說髫齡時節事，風聲鶴唳轉心寒。
夜色蒼茫一望收，春風蕭瑟使人愁。
盈盈一水埋香骨，莫向天河指斗牛。

生得詩，不忍卒讀，因號杞憂生。中年無子，謀納室若陳姑者，不可得。卜於神，得「莫嫌舞袖太郎當，敝帚千金價自昂」之句，意當索之勾欄中。然嫌夙戒不入。

歲光緒辛巳，距姑死□八年，生調時不可失，遍求無當意者。冬盡，游甬江。見有招搖過市者，陳姑也，遠矚之，入小桃溪而隱。歸寓，有客設席小桃溪陳氏別墅，邀生往。生奇其地，復奇其姓，欣然諾之。終席無所見。無何，車中人扶病出，則陳姑也。叩之，姬奚姓。生遂決為陳姑女弟冒奚姬姓，遂其事，馳歸，請於母，並商之婦。復馳至甬，將納之，求客關說，不遂。客乃言曰：「世有一面緣，無醫醫盟，遂托終身者乎？」生曰：「世俗所為，我不忍出。且將以議之，成否決其性之貞淫也。」聞者咸笑其迂。

久之，生知絕望，乃往別姬曰：「我無緣，將去。然不忍卿以一朶青蓮花，終沈淪於污泥中。卿所願托終身者何在，請代輸千金聘。」姬曰：「浮華子弟，齷齪市井，雖金張陶荷，匪我思存。有人焉，名不出閭巷，言不重士夫，才不能干濟，學不足決疑，品不知自好，則亦一庸夫俗子耳，不可恃也。然家無數百畝田，數□椽屋，僅恃筆耕墨耒，以奔走於衣食，一旦研田逢惡歲，將何以為餬口計？則亦不可安也。至於翁姑暴戾，大婦勃溪，兒女讒間，群姬傾軋，又曷可容乎？求我所欲，難矣！無已，其家小康，人謹厚不作冶游者乎？」生奇其言，因折之曰：「人既不作冶游，卿安所得而遇之哉？今余至此，豈非大奇？或亦有數存其間乎？」姬意動。生遂舉家世質直告之。姬曰：「禮教，未習也；井臼，未嫻也；驕奢性成，豈合事君子？君清門德望，母老嗣虛，天倫多樂，前程遠大，行恐累君，造來生孽，何如？老死此中，了前生債乎？」言已，淚涔涔下。復曰：「盟山誓海，誑語耳！金盡囊空，白眼冰語，此中人常態。而今而後，願君善自守，無受人惑。是即所以答君者矣。」生拊其背曰：「有是哉！卿非杞子，安能若是哉？然獨不憶□八年前舊約乎？我何戀乎卿，不忍負杞子耳！」姬錯愕不知所解，生以實告。姬俯首默然久之，忽若有會，曰：「君固深於情者，我志決矣。」生遂涓吉納之。卻扇之夕，始知氏族，實非陳女弟，並非車中人，是日姬臥病未出，車中人乃鄰女貌相似，姬素識也。夫陳姑，烈女子，無再世墮煙花理；豈果村女後身，一行之失，三生磨折如斯耶？抑情之所感，離奇變幻若有應之者耶？儒者之理既弗能通，釋氏之說亦窮於議。吁！異已！

生自納姬後，遂不復名杞憂生。天南遁叟曰：「杞憂生之於陳姑，可謂鑄六州鐵成一大錯字者也。一失竟成千古恨，再來已是百年人。凡說部所講前生之事，類皆記憶分明，述之確鑿；此獨迷離惆恍而不可憑，殆由杞憂生信先入之言，一心之所幻歟？」

